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十日

現在諸佛菩薩善知識常光
臨萬佛聖城。我在三十多年
忘不了

把自己的大事都

敦品立德要從教育著手

宣化上人講於法國巴黎中國城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三日

各位善知識，今天有緣大家聚到一起。我要和各位說一些各位不願意聽的話，或者不相信的話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生性特別耿直，不會順乎人情，講好話。雖然是各位或者不要聽，或者不願意聽的話，可是如果能細玩其味，會想一想這些話，則對於每個人身心性命都會有益處的。

中國人說：「忠言逆耳利於行，良藥苦口利於病。」古人又說：「見吾過者是吾師。」誰要能說我的過錯，那就是我的老師。因為他要不關心我，不會說我的過錯，所以我們每個人，聽見不願意聽的話，應該生歡喜心，應該願意聽。你如果有病，一定要吃苦口的良藥，病就不容易好。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」

孔門的弟子，子路，誰要說他過錯他就高興。「禹聞善言則拜」，大禹王要聽見一句好的話，有道理的話，顯出真理的話，就叩頭頂禮而拜。這都是勇於改過，勇於自新的人。我們人行五年，應該知道四十九歲之非。

所以陶淵明才說「覺今是而非，識迷途其未遠」，我們能以這樣的態度做人，就不失為一個君子，不失為一個賢人，不失為一個正人。要不能這樣，那一定是不守法規，不守規矩的人，沒有品德的人。所以各位學佛法就要先敦品立德，要把人格建立起來。

人格怎麼樣子建立？要從教育上著手。現在有的國家的教育還可以，有的國家辦教育，教人幹什麼呢？教人迷。辦教育應該教人覺悟，應該教人不注重功名利祿。可是現在的教育，把小學生裏頭的學生，都教育成財迷了。怎麼說是財迷呢？小學生讀書的時候，你問他：「你

我讀書將來要利益我的身，我要做一個好人；我要利益我的家庭，令家庭圓滿。我要利益我的國，令我的國家總是槍刀入庫，馬放南山，太平無事，我要保衛國家。

「沒有人這樣說。他說什麼呢？」他說：「我要做醫生。」本來做醫生是不錯的，也是幫助人，解除人的痛苦。但你問他：「為什麼你要做醫生？」他說：「賺錢賺得多。」你看，小學生變成財迷，你說他的心怎會對世界有所利益。這一點全世界人類都應該注意。小學生怎麼可以就叫他求名求利，是師長的責任，可以說是宗教人士的責任，也可以說

下交征利，賄賂通行，這國家一定會亡的。家庭裏頭互相征利，這個家也危矣；人與人之間也互相征利，而人危已矣。人與人交征利，家與家交征利，國與國交征利，這一定會天下大亂的，一定會一個地方也沒有安樂的地方，也沒有一個平安的地方。這根本的問題爲什麼呢？就因爲教育沒有把青年的幼苗好好培植下來，沒有人把他人格建立起來。我們做人是這樣子。我們宗教裏

頭也有教格，教格也要建立起來。什麼叫宗教的教格？我們沒有把這個問題弄清楚，令小學生都流入求名求利的路上走。

爲什麼這樣迷呢？因爲上、下交征利。孟子見梁惠王，王問他對國家有什麼利益？孟子說「上下交征利」；國家也是互相行賄受賂，所以下交征利，賄賂通行，這國家一定會亡的。家庭裏頭互相征利，這個家也危矣；人與人之間也互相征利，而人危已矣。人與人交征利，家與家交征利，國與國交征利，這一定會天下大亂的，一定會一個地方也沒有安樂的地方，也沒有一個平安的地方。這根本的問題爲什麼呢？就因爲教育沒有把青年的幼苗好好培植下來，沒有人把他人格建立起來。我們做人是這樣子。我們宗教裏

，所謂「有麝自然香，何須大風揚」。因爲這個原因，所以在萬佛城裏頭，所有佛教徒，無論是大乘小乘都是聯合到一起，不單佛教聯合到一起，所有的宗教都要合而爲一。不單所有的宗教都

爲一，互相不誹謗，相互不排擠，這就是令這個世界沒

有戰爭。我們要互相你講我，我講你非的，則戰爭一定不能平息的。

我一個人的責任，天塌大家死，我不能挽回。可是你也這樣想，他也這樣想，這世

界就會毀滅，地球也會毀滅。假如地球毀滅，同歸於盡，大家也同歸於盡，這又有什麼好處呢？所以莫如我們現在把人心整頓好了，使人們生存著，卻和行屍走肉沒

有什麼分別，都是一些個沒

有智慧的動物，與草木是一樣的，我說這個話，很多人不願意聽，不過我老實講

，我就願意這麼說。

這樣子我們人雖然大家都願意保護他自己的身心性命。這樣子我們人雖然大家都願意保護他自己的身心性命。

是生存著，卻和行屍走肉沒

有什麼分別，都是一些個沒

有智慧的動物，與草木是一樣的，我說這個話，很多人不願意聽，不過我老實講

，我就願意這麼說。

這樣子我們人雖然大家都願意保護他自己的身心性命。

是生存著，卻和行屍走肉沒

有什麼分別，都是一些個沒